

□ 12  
1326  
7



為政

1326  
7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亦音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新安陳氏曰政者訓

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實事言也德

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錄新安倪氏曰祝氏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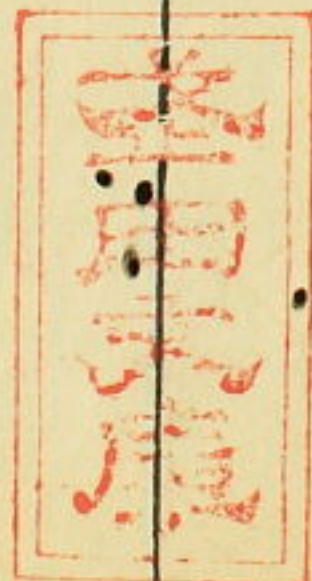
於心而不可失也○胡氏通必主得於心而不失之說膠

於胡休伯量所記謂胡先生因執翦謂曰德字須用不說

訓如得此物可謂得矣纔失之則非得也此句含兩意

於昨日者不可失之於今日先師謂此說縱使有之亦

必非末後定本深思細玩終不如行道而有得於心之



精當不可易也。朱子訓德字蓋後禮記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而言初作得於身。後改得於心。夫道字廣大。天下所共。由德字親切。吾心則躬行者始心。得之心與理為一。斯可謂之德。有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心而不失。則得於心。若何物乎。道得於心。而不失。此兩不心而守之不失。又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守之不失。此兩得於心者。其證尤明白。况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急。又近於贊大學序所謂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道心。得即有得於心也。以前後參觀之。而祝氏定本為尤信。

**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星之極皆土也。天無天之樞。所以就其旁取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輪藏心。藏在外面。動不動。心都射。猶盤子。北辰動。便是中央。樞只他近。那辰雖動。不動。心都射。猶盤子。北辰動。便是中央。樞

子極星便是近樞點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樞子便轉。得不覺沈存中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星在管弦上轉。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猶磨之心也。又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息。其樞細則在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如屋脊。謂之屋極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常見不隱。故周回七十二度。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為政。以德則無為。而隱見有似於環繞而歸向之也。

**天下歸之。其象如此。**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眾星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不動。北辰者。正座星位。樞有五。星其前一箇。分外開得。此最明者。曰帝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眾星於北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

則能使民歸。○新安陳氏曰：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新安陳氏曰：為政以德，本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效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本也。未嘗明言此意。只是取象於北辰，其中含此意。北辰為天之極，譬為政以德之無為。為天下之極，譬居其所，譬人君之。○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民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為。而不生事擾，自歸之。不見其有為之迹耳。問：是為政有德，相與否？曰：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不必泥以字。只是為政有德，相與否。○為政所以德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豈無所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共北，極也。○慶源輔氏曰：為政以德，非不為也。循天下之共北，極也。其所無事也。不能以德為政，而已。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遽欲無為，則是怠惰廢弛而已。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慶源輔氏曰：范

氏推廣程子之意併舉其效言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朱子曰：蓋如以

一物蓋盡衆物。思無邪，魯頌駟反。篇之辭，新安倪氏曰：此詩之盛，由其心。思之正，如美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騷此千之意也。作詩者，未嘗以此論詩之旨。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是以取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

朱子曰：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問：思性之正而已。無邪，莫是作詩者發於情性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情性之正。若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情性之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為三百。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聖人刊定好

性之正而已。朱子曰：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問：思性之正而已。無邪，莫是作詩者發於情性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情性之正。若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情性之正，可乎？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為三百。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聖人刊定好

底詩便要人吟詠興發其善心不好底便要人起羞惡之心皆要人思無邪○問集註以為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惟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雙峯饒氏曰諸家皆謂作詩者如此獨集註以為詩之功用在使學者如此夫子恐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欲使人之歸於正故於其中揭此一句以然其言微婉示人學者知此則有以識讀詩之意矣

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善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延平李氏曰詩人興刺雖亦禮義夫子刪而取之者以此爾若不止於禮義即邪也故三百篇一言足以蔽之只是思無邪而已折以能興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此也○問直指全體朱子曰詩三百篇皆要人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惟此一言舉全體

體言之○思無邪只是要正入心約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折而言之則一篇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無邪以然詩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此一言所以辭約而義該也○慶源輔氏曰微謂隱微婉謂委曲詩人主於諷諫規諫其言不直截說破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朱子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也世人有脩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正惟至誠也又曰哲人可謂誠○雲峯胡氏曰程子曰思無邪者自然無邪誠也聖人事也讀詩而可以引之思無邪誠之

也。學者事也。集註引程子之言。即繼之以學者必務知要。蓋可見也。○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說是論誠。非論詩。○東陽許氏曰。誠是實理。在人則為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能全乎人心之實理也。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禮器篇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註。經禮。儀禮也。如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曲禮。禮記也。如冠禮。始加。再加。三加。坐如尸之類。此是小目。有三十餘條。○曲禮篇首云。毋不敬。○雲峯胡氏曰。執中二字。是書五十八篇之要。時之一字。是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要。亦不可不知。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道猶引道。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

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朱曰。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恥矣。問。刑政莫只是伯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則是伯者之為矣。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新安陳氏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文。人事儀則。是以禮字之理而言。此指五禮之文物而言。○胡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朱子曰。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必自盡其也。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



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其兄弟而後可以教國人。是感之以德。自厚薄不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之不同。雖凶軍實。嘉五禮。須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勉。齋黃氏曰。義理人心所同。得故善之當為不齊民也。○惡皆不善。而進於善。有不待勉而從。若徒以政刑強之。故惡不善。而進於善。有不待勉而從。若徒以政刑強之。彼但知君上之令。不得從。初不知吾心所有之理。尚不知不善之可惡。又安能進於善耶。○新安陳氏曰。以躬行之德。率民。民觀感興起於下。化民之大。本已立。但品節齊一。之使淺薄者無不及深厚者無太過。其未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焉。民取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去聲。下輔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於禮之效也。

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新安陳氏曰。固不可無德禮。亦然政刑能使民遠去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新安陳氏曰。禮記經解篇云。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集註本此句析之。而分輕重焉。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新安陳氏曰。末謂禮。○

朱子曰。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好底。但不得專用政刑。爾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聖人不可專恃政刑。然有德來。集註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政刑。然有德之禮。而無政刑。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先却齊之心。未嘗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德之以明德。則有固苟免於刑。而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

雲峯胡氏曰。此篇首章曰。為政以德。政與德為一。此章分政與德為二。前章專言古之為政者。皆自躬行中流出。此章則言後之為政者。但知道之以法制禁令。而不能躬行以率之也。故言政刑不如德禮之效如此。而集註以相為始終。合言於先。又以本末分言於後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新安陳氏曰。心語。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

之不厭矣。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于

學。果能志于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朱子曰。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

動搖我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是也。志方是趨向。恁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得而守之。無所用志矣。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著了。然猶是守住。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朱子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更不用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

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朱子曰。不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便是知道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凡事事物物。上須知

他本原來處譬如一溪先知得溪中有水後知得水發源處又曰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為性性之所具為理名殊而實一也學至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所以知此矣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理性云者小德之川流也自理性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

###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和靖尹氏曰六十而耳順則不思而得矣聽最是人所不著力處今聖人凡耳中所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纔聞言便曉也或問四十不惑是知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其精六十耳順是知之至曰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今學者致知儘有次第節目慶源輔氏曰所知至極而精熟徹表徹裏故聲纔

入心便通是非判然其貫通神速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也陳氏曰纔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去聲也朱子曰聖人不昭徹其體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感知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

但為去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殊  
曰。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而所知曰進不已之驗至耳順  
惑知天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曰進不已之驗至耳順  
則所知又多至極而精熟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  
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  
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  
爾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路不是至七  
十歲便了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  
畫住了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  
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  
本心瑩定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  
體即道用即義新安陳氏曰道言渾淪之  
體義言隨事適宜之用聲為律而身  
為度矣史記夏紀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遠其仁可  
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朱子曰胡氏不

失其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  
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若力屏去私欲扶持  
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為不要埋沒了  
他如脩齊治平皆要此心為之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  
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別括將  
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新安陳氏曰聲即天  
地中和之聲自然可以為度以此形容不踰矩也又曰聖人  
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二以示  
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慶源輔氏曰亟者  
則半途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逐級而進怠心亡  
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聖人示學者實兼此二意  
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魯水之漸然其心未嘗  
自謂已至此也新安陳氏曰苟自謂吾  
學已至則便不是聖人是其日用之間  
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新安



始知之至。行之心始行。之至。朱子一條盡之矣。聖學自志  
學而始。至。從心不踰矩。而終始。終心之所願。謂之欲。從容  
之謂之志。念在道大本。立矣。心之所願。謂之欲。從容  
中道。大用行焉。其中節。次自志。學而序。進自有欲。罷  
不能者。常人肆其心。所欲。始能勉。疆而不出。於矩。聖人所謂  
賢人。制其心。一毫私欲。之累。隨其心。苟能卓然。立志。以  
渾然。天理。行自。從容。而不踰。於矩。學者。苟能卓然。立志。以  
志乎。聖人。所志。之學。循其。序而。知行。並進。焉。學與。年俱  
長。德與。年俱。進。豈。不。能。漸。造。於。絕。熟。之。境。而。於。希。聖。其  
庶。幾。乎。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音於理。朱  
曰。無違。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為。而為  
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  
齊都包在裏。○或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  
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禮者。有以僭事親

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新安陳  
氏曰。無違二字。簡要而涵蓄。大有深意。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御為去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

孫也。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其

後加以孫字。公孫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為孟者。庶

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不敢祖諸

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杜預作公孫季。公孫不敢祖諸

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杜預作公孫季。公孫不敢祖諸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慶源輔

之。新安陳氏曰。奠  
之。新子得聞之也。

禮記卷之二十一

理字即指前不背於理之理字言也。禮是先王據事物之理品節之以成文者。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聲。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朱子曰。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三家僭禮而設。陳氏曰。始終一以禮事親。則為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能一於禮。其中節文纖悉委曲。是多少事。皆不可不講。○蕭田黃氏曰。若不以禮。便是。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便是違背於理。○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聲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謂苟簡與不得為而為之。禮者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朱子曰。為所得為。只是合做底。諸侯之禮事親。便是。○齊氏曰。說與何忌。孟僖子之昭七年。僖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二十

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時孔子年三十四。樊遲遲為孔子御。必在哀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矣。僖子歿。孔子不久而僖子猶問孝。可謂賢矣。僖子嘗令二子學禮。孔子不久而僖子垂歿。所命以教其子爾。時三家習於僭。非不欲以尊親也。而不知適以陷其親。於惡。使懿子不違其親之命。而得為。而僖子所教。生事而死葬祭之。則凡其所用。皆親所切。而告深。到。實警。孟孫。雖警。孟孫。仍可用於衆人。含。蓄。雖若。告。衆。人。實。警。孟。孫。雖。警。孟。孫。仍。可。用。於。衆。人。含。蓄。深。切。所。以。禮。集。註。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葬。祭。皆。以。禮。集。註。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此。是。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於。禮。而。不。苟。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為。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謂。推。廣。之。無。不。包。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音滯。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

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此正解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新安陳氏曰：此五句朱子發孔子言外之意。方見子之孝。凡所以守其身者。包涵甚闊。謹疾固是守身。不失身。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於不義。尤守身之大者。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陳氏曰：前說為佳。後說以衍餘意。則可以解正意。則迂晦矣。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朱子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各有一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雙峯饒氏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獨謹疾而已。○凡所以守其身。下一凡字。蓋不獨謹疾而已。愚謂已包後說之意。在其中矣。○雲峯胡氏曰：夫子聖人也。於疾且慎。况凡

為人子者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吳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許六。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第。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問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者也。故畜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



於以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  
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  
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警。乎。人。子。未。有。若。是  
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  
之。切。者。延。平。李。氏。曰。此。一。段。恐。當。時。之。人。習。矣。而。不。察  
只。以。能。養。為。孝。雖。引。門。學。者。亦。恐。未。免。如。此。故。夫。子。警  
切。以。告。之。使。之。反。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  
存。焉。即。陷。於。犬。馬。之。養。矣。○。朱。子。曰。子。游。是。箇。簡。易。人。  
如。洒。掃。應。對。便。忽。略。了。如。喪。致。乎。哀。而。止。便。見。他。節。文  
有。未。至。處。○。或。問。父。母。至。尊。親。大。馬。至。卑。賤。聖。人。之。言  
豈。若。是。明。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尊。卑。懸。絕  
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也。○  
慶。源。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  
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知。敬。乎。○。雙。峯  
饒。氏。曰。是。謂。能。養。皆。能。有。養。看。兩。箇。能。字。便。見。是。說。養  
親。之。人。與。養。犬。馬。之。人。言。養。親。之。人。能。養。而。不。能。敬。則  
與。養。犬。馬。之。人。無。所。分。別。非。謂。父。母。與。犬。馬  
無。別。也。集。註。云。與。養。犬。馬。者。何。異。即。是。人。字。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曾是以為孝乎。食音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

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

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新安陳氏曰。愉

者。婉順也。容舉一身之容儀言之。此三句禮記祭義篇

之文。色非可以偽為也。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婉

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

勞奉養法聲○此事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

為難亦通。新安陳氏曰。後說承順父母字方可解。○

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為偽為。故子夏○程子曰。告懿

問。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為偽為。故子夏

子告眾人者也。新安陳氏曰。事親告武伯者以其人多

告武伯者以其人多

可慕之事問如何見得朱子曰觀聖子游能養而或失  
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  
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朱子曰告諸子無違意思  
段切雖說然聖人雖是告衆人若就孟孫身上看亦未嘗無  
益○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  
本○子游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愛子夏之病乃以  
明而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愛子夏之病乃以  
游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火以  
火濟其言可者與之不可者非之問如孟子亦曰北宮黝  
曰觀其言可者與之不可者非之問如孟子亦曰北宮黝  
親曰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問嚴威嚴恪非所以事  
色直義莫是說其資之剛子夏問孝只是於事親時無甚  
回互處○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只是於事親時無甚  
偏盡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敬而無嚴恭懼恪之  
而謂以此為敬則誤矣不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  
○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  
使齋黃氏曰事親之道非貴於聲音笑貌也而色為  
難者色非可以強為也非其真有深愛存乎其心惟恐  
一毫拂其親之意者安能使愉婉之狀貌見於顏面也  
哉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或曰敬與  
愛兩事常相反也敬則病於嚴威愛則病於柔順今其  
告二子者如此得無舉一而廢一乎曰敬與愛皆事親  
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  
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彊為也然發之  
各有節而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其則二者常相病也  
故聖人因其所偏者而警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其有  
餘也四章問孝其一則不辱其親其二則不辱其身三  
則敬矣四則愛學於此四者而深體之則事親之大義盡  
於此矣迷論語者聚而次之警人之意深矣○新安陳  
氏曰問孝四章乃記者以類序次之一則欲不違禮以  
事親二則欲謹守身以不憂其親三則欲其敬親四則

而謂以此為敬則誤矣不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  
○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  
使齋黃氏曰事親之道非貴於聲音笑貌也而色為  
難者色非可以強為也非其真有深愛存乎其心惟恐  
一毫拂其親之意者安能使愉婉之狀貌見於顏面也  
哉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或曰敬與  
愛兩事常相反也敬則病於嚴威愛則病於柔順今其  
告二子者如此得無舉一而廢一乎曰敬與愛皆事親  
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  
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彊為也然發之  
各有節而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其則二者常相病也  
故聖人因其所偏者而警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其有  
餘也四章問孝其一則不辱其親其二則不辱其身三  
則敬矣四則愛學於此四者而深體之則事親之大義盡  
於此矣迷論語者聚而次之警人之意深矣○新安陳  
氏曰問孝四章乃記者以類序次之一則欲不違禮以  
事親二則欲謹守身以不憂其親三則欲其敬親四則

欲其愛親學者各四章而深體之事親之孝可得矣。聖人之言如化玉隨物賦形。凡一部論語中其教人不同。及問同答異者皆如此。不但此四章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音有聽

受而無問難也。去聲私謂燕居獨處。上聲非進見請問之時。

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新安陳氏曰發如發揮發見愚聞

之師曰。朱子之師姓李氏名侗顏子深潛純粹。慶源輔

潛謂不淺露而德性淵宏純粹謂無瑕疵而氣質明淨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

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

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

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

疑然後知其不愚也。致堂胡氏曰夫子久已知顏子之

證之空言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內外相符隱顯一致

欲學者之謹其獨也夫子與言終日則所言多矣今存

者樂惜哉○朱子曰默識心融固是他功深力到亦是

天資高顏子乃生知之此比之聖人已具九分九釐所

爭只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相湊他所以深領

其言而不再問也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

融一句只是如何滋益體膚退省其私喫物事若不消

知而回自知者夫子能察之如心之獨安燕居獨處之

愚不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

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且如

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

動集註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箇便去

做○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發啟發也始也如愚人  
似無所啓發今省其私乃有啓發與啟子之啓不同○  
顏子之言矣○問顏子不違與孔子耳順相近否曰那  
夫位大段高不違是顏子不專在孔子說話都曉得耳順是  
無所不通○省其私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  
相對坐○心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  
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  
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  
踐履之實處又曰與之言顏子都無私之隙尤見顏子  
退而觀其所行夫子之道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  
不足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似不曉底及明日  
他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似不曉底及明日  
曰亦足以發其請事斯語之驗與默識心融○此於聖人  
耳順地位雖未幾及而已同是一般趣味矣○覺軒蔡  
氏曰發者固是發明此理疑亦有發見活潑發之意夫  
子再不以不愚而信之所以深喜之也○慶源輔氏曰默  
識是不待言說而自喻其意心融是不待思惟而自與  
之為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家庭中踐

徑出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吾心目之間也○  
雲峯胡氏曰顏子之資降於生知故無難疑答問而自  
有以知夫子所言之理顏子之學勇於力行故雖燕居  
獨處而亦足以行夫子所言之理不曰行而曰發此一  
發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隋則  
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如此時兩化之者先儒以顏子  
當之物經時兩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  
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且不以發故  
子蓋真能發夫子約禮之教而為慎獨之學者也顏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朱子曰大綱且  
為善底人是  
為惡底人

觀其所由

觀此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



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彊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方安。勉齋黃氏曰。視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其所由。則先之為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察其所安。則君子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察其所由之善而欲知其安不安也。蓋所以既為小人。何必復觀其所由。所由既未善。何必復察其所安。○勿軒熊氏曰。所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

###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何也。廋匿也。重平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

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洪氏曰。此夫子觀

眸子。人焉廋哉。此孟子觀人之法。孟子之法。非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亦可以自考。○新安陳氏曰。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集註曰。程子之言。以補本文之意。知言如孟子。我知言能知人之是非。窮盡事物之理。則心如明鏡。非窮盡事物之理。則心如明鏡。非窮盡事物之理。則心如明鏡。非窮盡事物之理。則心如明鏡。

###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

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

若夫音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新安陳氏曰。與

有限。其應不窮。相反。故學記識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

此意互相發也。朱子曰。記問之學。溫故而不知新。只記

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這箇便死。殺了

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

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

得。雖溫故。亦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溫得。又要知新。惟溫

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溫

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溫

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為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溫

漸發得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  
應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事上推究出來所以其  
故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也問不離溫  
達之意而知道理即是這箇道理但論孟所載是這箇道  
理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論孟所得了時溫習覺  
滋味深長自有新得又曰昔之所得雖曰既為吾有  
然不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未免有廢棄遺忘之患而無所據  
以聞雖富誦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意見如無  
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  
之求哉○尋繹其所已得而每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  
譬之觀人昨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於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  
爭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  
為師有餘也○范氏曰温故者月  
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無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  
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程子曰君子不器無所

器也○朱子曰君子才德出眾德體也才用也亦具聖  
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如聖人之妙耳  
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備如  
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問君子不器君子是何  
等也曰此通上下而言是成德全才之君子問子貢汝  
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偏處○南  
軒張氏曰人之可以器言者拘於才之有限者也若君  
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無限者矣○  
勉齋黃氏曰各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言舟之不可為  
車之類也○以人言優為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是  
也○用無不周見君子之士君子體無不具原君子之  
不器也○雲峯胡氏曰士君子之心虛有以具眾理是  
其體本無不具也其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可以  
無不周也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有以充此心之體而擴

此心之用所以不器故凡局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士君子之不器者學問之功效大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周氏名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

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苟能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曰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

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

言何嘗教人不言○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

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

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

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臆度須還自家自本至

未皆說然後說有實處曰此說好○南軒張氏曰君子主

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

而行不踐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為君子則夫易於言

信正君子進德修業之道也○於既行之後則其言實而

然言行不相違矣

○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

之艱故告之以此朱子曰只為子貢多言故云然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

爾朱子曰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為諸

是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周處又曰大槩君子心公而

大所以周普小人之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

同於比則昵於親愛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君子好善惡

惡皆出於公於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邑受其安豈不是

必傷若小人之於惡人則喜其合已必親愛之善人與已異

必傷若小人之於惡人則喜其合已必親愛之善人與已異

必傷若小人之於惡人則喜其合已必親愛之善人與已異



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偏比阿黨而已。○南軒張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人之間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偏係而失其正。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暱，皆私情也。所謂比也。○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上之幾平也。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朱子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著於事上看，便舍彼取此。○雲峯胡氏曰：君子小公私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等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新安陳氏曰：通書曰：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處也。上文公私之際，即所謂兩間毫釐之差，即所謂幾。學者當審察於幾微處，而取其公，舍其私。周比和同，驕泰三章，皆當如此看。

於此章居首，故於此包括言之。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朱子曰：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事上，則學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慎是學與思，互相發明。○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纔效其所為，便有行意。○思與學字相對說，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說問兩既思得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然而已。○周似今人說問兩，既思得這道理，是合如何，則便不熟，則臬兀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曾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去射也。如何也。○思則自當有得，如食之必飽耳。○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也。謂昏而無得，則其所學者亦粗迹耳。徒思而無踐履之

實則殆殆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爾。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曰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為聞見之益。而言。慶源輔氏曰。學之義廣矣。雖不專謂習其事。然此之謂學。則指習事而言耳。徒學而不求諸心。則內外不協。外雖勉強而中無意味。故昏而無得。徒思而不習其安。故危而不安。○理雖若有所得。事則扞格而無可即之局。於粗淺思而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虛。○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新安陳氏曰。五者中庸誠之目。程子之說。本以論中庸耳。朱子采之於此。以廣此章之意。○雲峯胡氏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擇善。知之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為習其事。是行之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知之事。至若學而時習之。又引程子之言曰。時復思。是知則思。又是學。習之事。若不同者。要之專言學。則學兼知與行。思。繹亦是學。分學與思。則思字屬知。學字屬行。中庸五者。朱子謂學與行是學之終始。問與辨是思之終始。是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新安佩氏

工記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

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

矣。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如何。朱子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

則彼弱。熟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祛習俗之蔽。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辨之問。則可見矣。

○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

正。○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

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揚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氏兼愛。至不知有父。如此

等事。世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慶源輔氏曰。常言一事一件。皆為一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自為一件。

論語精義卷之三

道理也。楊氏以為我為義而非聖人所謂義。墨氏以兼愛為仁而非聖人所謂仁。所以為異端。○西山真氏曰：兼愛為仁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方明其說未得肆耳。異端與孔子同時。特以誅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訓。已闢矣。謂身亂倫之訓。已闢矣。○胡氏曰：楊朱之訓。已闢矣。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時。楊朱未肆。故集註下一如字。然則異端何所指乎。孔子謂鄉原之賊。孟子謂其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鄉原亦異端也。老聃正同時。而孔子於禮曰：吾聞諸老聃。則老聃在當時未可以異端目之。今之老子書。先儒謂後人為託為之。蒙莊出而祖老氏。自此以後。始為虛無之道。故凡非聖人不可辭矣。楊子雲曰：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故皆異端云。○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聲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汪氏炎祖曰：程朱之時。儒學亦有流於禪者。故集註

有取於程說之痛切。今學者絕口於此。程朱之功。為多。○問何以尺言佛而不及老。朱子曰：老便是楊氏。孟子闢楊。便是闢老。如隱遁長往不來者。皆老之流。他本不愛。做得來也。淡與之相似。○楊墨只是硬恁地做為我兼他。說出自有理。從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初見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初這箇便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勿軒熊氏曰：這箇便都做空虛。狄之一法。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其初不過論緣業。以誘愚民而已。後來却說心說性。雖聰明之士。亦為之感。學者不可不力察而明辨也。○新安陳氏曰：程子之時。名者高材。皆為佛氏之言所陷。溺惟其近理。所以害甚。集註采此條。而中庸序亦曰：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皆所以闢異端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音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人之子。路好聲。勇蓋有強聲。

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汝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朱子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和那箇知處也。不知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出求其知，是使人安於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方完。既不失於自欺，又不失於自畫。○聖人只為人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者亦說，是知者亦說，是知者亦說。能於其知者以為知，終至於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知者以為知，此便是知者以為知，終至於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知者以為知。為此說如此，問學者之於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為知，用是欺人亦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為知，而不知者以為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不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意誠，心正，之事可刷。

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說甚善。○南軒張氏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強其不知，以為知，非惟人不我告，已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好勇者多喜自高，不服下人。故有此弊。此必子路初見孔子時，孔子以此箴之。後來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則必改。此失矣。然終有見義欠透徹處。是以不知者，以為不知，則人必我告。已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道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干求也。祿，仕者之奉。符用也。雲峯胡氏曰：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救反，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為子張發干祿。

謹當  
作慎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去聲

呂氏曰與叔藍田人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新安陳氏曰人

罪自外至故曰理自內出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而悔之故曰理自內出

殆者擇之精謹言行聲者守之約新安陳氏曰夫子分

之朱子合而解之學不博則無可擇多聞多見學既博矣必於多中精以擇之闕其所未信未安者則非泛焉已安者而所守方得其約約字與博字對約字又自精字來不精守則其約也非切要之約而苟簡之約爾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九字斷盡此一章三者不可闕一如此則言必當而已無可悔矣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行必當而已無可悔矣

謹當  
作慎  
下同

至之辭新安陳氏曰祿在其中饒在其中其仁在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朱子曰此章是教人求以干祿

祿而然也若真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尤何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行處聞見亦互相發有聞而自行者有見而言者不可泥看聞見當闕其疑殆然又勿易言易行之便學本是要立身大槩是令得道身已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又曰若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為利祿動固人之所欲但要去干不得然德多聞既脩名聲既顯則人自將以求祿不待干而自得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然此亦以傷人矣而多悔然亦必至於傷人矣聖人只教他謹言因帶抹殺了說聖人干字又曰人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聞見

所以為言行之資也。自寡聞見而積之，多聞見而擇之，猶曰：必謹焉。其反身亦切至矣。猶曰：已而己，寡之得，而已未敢必計也。故曰：君亦脩其在此，而己之辭，豈真教之，以是干祿哉？問學于為，此而反得，彼之辭，豈真教之，以是干祿哉？問學于祿，章曰：此反得，彼之辭，豈真教之，以是干祿哉？問學于處，不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疑不能闕，疑不能闕，疑不能闕，疑不能闕。把不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疑不能闕，疑不能闕，疑不能闕，疑不能闕。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曰：是行不謹，則必見尤於人，既有人，則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有悔已，既有悔，則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若本無悔，尤在此，自有得祿道理。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而餒學本為道，豈是求餒然？學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程蔡氏曰：擇精守約，固重學博，亦不可輕。聖人所以好古，敏求多聞，擇從多見，而識皆欲求其多也。不然，聞見寡，將何據，以為擇精守約之地耶？○新安陳氏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程

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新安陳氏曰：顏子終身簞瓢，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雲峯胡氏曰：學干祿，即脩天爵，以要人爵。求之道，學者惟當求其在我者，則祿將不求而自至。故在其中二字，正為干字而發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子兩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倉故捨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

謝氏曰好去聲直而惡去聲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新安陳氏曰大學云好人之性謝氏之論蓋本於此至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新安陳氏曰居敬又為窮理之法公羊傳君子本理者明吾心以照枉直之本而居敬又為窮理之本  
文無此意方謝氏推本之論也  
大居正之文以居敬為大而又窮理為貴也  
致堂胡氏曰當時二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之權哉使公復問孰為枉直而竹舉錯之柄於夫子必有所處矣  
朱子曰當時哀公舉錯之權不在已問了只恁休了  
他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是便是直非更是枉○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往只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不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情若舉錯得義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

矣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此說得明分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音洛於為善朱子曰莊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孝是做箇樣子慈則推以及人二者須一齊有民方忠於己若只孝而不慈或徒慈於眾而無孝於親樣子亦不得善者舉之不善者便棄之民不能便勸惟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問康子之意必欲使人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為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

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有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吳氏曰康子竊君之柄而專其國廢父之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忠孝於君親矣。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衆矣。在己事上接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己難矣哉。○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慶源輔氏曰凡聖賢之言與事推之則庶幾無謀利計功之私矣。○新安陳氏曰不期而然乃自然之感應何假於使之然哉。莊孝慈舉善而教蓋不使之使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新安陳氏曰吳氏云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賈而沽一也。季氏逐若二也。陽貨作亂三也。史記云季氏強僭離於正道。陽貨專

政作亂故孔子不仕。集註因以為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蓋以平子逐君若謂強僭離於正道則季氏數世皆然而夫子何以又仕桓子乎。定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家臣陽貨作亂則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新安

曰書言孝友而起語獨言孝者友乃孝之推孝可包友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朱子曰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又曰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又曰政一家之事也。



故不止是使之孝友耳。然孝友為之本也。○此全在推字上。今人只是不善推其所為耳。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正以不能推此心也。○新安陳氏曰。孝友兄弟。行於家者。施於有政。行於國者。居家理。故治可。後於官。書之本意。不過如此。朱子特發出推廣以為家政之意。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平聲之至理。亦不外是。南軒張氏曰。孝於親。則必友於兄弟。孝友篤於家。則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為政。而家庭間躬行孝友。為政之道。固在是矣。或人勉夫子以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輓音五兮反。軌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音厄。以駕牛者。

小車謂田車兵車。乘去聲車。軌輓端上曲。鈞衡以駕馬者。

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或問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也。朱子曰。人而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信是言。行相顧也。謂人若無信。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之行。指車言。人無信之不可行。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陸氏名元朗。字子厚。○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漢扶風人馬氏名融東漢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

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

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朱子曰

未有文忠則渾然誠確無質可言矣忠只是朴實頭

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有文采文則就

制度上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

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忠商不得不質周不

得不文後時亦無此名字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

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字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

赤地統受之於寅初日肇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

人統受之於寅初日肇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

朱子曰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

寅蓋天運至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是天

地人始於此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為正○新安陳氏

曰正謂正月也故曰夏正商正周正三綱五常禮之大

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

度小過不及之間新安陳氏曰損其而其已然之迹今

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去聲者雖百世之遠

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

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楚禁緯術數之學也朱子曰所

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所因之禮

是時更變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制度是人做底

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質而為文損益却不以

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  
損益之及其終也無弊否曰惡能無弊○問其闕者  
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其事勢之必然而聖人便措置一於此處得  
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於此處得  
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德地柔弱故秦必  
變為強戾周德地纖悉周德秦興一而簡易無情直情  
與定是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德地暴虐漢  
王之法一切掃除然三綱五常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  
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  
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這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  
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至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  
秦之所謂損益只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繼周  
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古人未嘗不  
尊君卑臣秦人因之但尊者益之而過尊者損之而  
過卑耳古人亦未嘗不德刑並用秦人因之但德則損  
之而又損刑則益之而又益耳○新安陳氏曰識緯如  
亡秦者胡之識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  
緯書術數如望氣厭勝風角等皆是

○胡氏曰子張

二商皆  
當作殷

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扶音自  
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  
共由禮之本也新安倪氏曰書曰天敘之典天秩之禮也  
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  
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  
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新安陳氏曰天地之  
常經以所因言經也古今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  
之通義以所損益言權也新安陳氏曰綱常亘萬世而不易制度隨時  
此而已矣世而變易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百世之  
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論語注卷之八

三十一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朱子曰：祭夫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無人祭其先，上得兼乎？下不得兼乎？上所謂非其鬼也。○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問：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廢，廟神都是非其鬼，問：若無人祭，山川只得為他祭。自古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問：土人祭，山川之神，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一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雷。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雷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曰：中雷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厚齋馮氏曰：其指祭者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福耳。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朱子曰：此處要兩下並看。就見義若從源頭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為之不力。○勉齊黃氏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為，事非其類，而對言之，亦告樊遲問知之之意也。一則不當為，而為一則當為，而不為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為，無勇，敢直前之志也。○新安陳氏曰：知義而不為，是無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故也。此章欲人不惑於鬼神之說，不可不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為，他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與此章意合。蓋嘗驗之天下之人，其諂瀆於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義。其專力於民義者，必不諂瀆於鬼神也。二者常相因云。○臨川吳氏曰：非其鬼謂所不當祭者也。義者宜也。謂事理當然所當為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為而不為，是不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求媚而巳，當為而不為，其儒可知。一過不及也。夫子告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苟於鬼神知所遠，而於義知所務焉，喪乎其不至於祭所不當祭，而不為所當為矣。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

論語集註

卷之二

